

張天翼



速寫三篇



文季叢書之二十二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文季叢書之二十二

速 寫 三 篇

張 天 翼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文季叢書之二十二

速寫三篇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

著者

編輯者

發行人

發行所

渝一版

滬一版

張天翼

文季社

吳文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民權路一四五號

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

定價二元七角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目 錄

譚九先生的工作.....	一
華威先生.....	四四
新生.....	五九

譚九先生的工作

那天譚九先生要出門的時候，打發長工到小學堂裏把王老師請了來，搓手交代了一些事：

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我們這鎮上的抗戰工作也做起來了。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辦：等我回來再商量罷。我倒有個統盤計劃在我肚子裏。」

於是他用粗粗的短手指把股部彈了兩下，微笑起來。

照例在這時候，譚九太太就站在茶堂屋門口，很大方地問客

「王老師，我們細毛牙子在你們學堂裏還聽話不？呃，
堂裏聽見消息沒有？——仗打得一個什麼形了？」

男主人皺了皺眉，很不高興地打斷她：

「消息？打仗的消息——我不是天天都告訴

問！」

他抽完袋一水煙，也不管太太還站不站在門口，就開

來。他這回嗓子放得很低，把一張方臉湊過去，緊瞧着對方那

那位客人可低着頭，視線釘着譚九先生那隻裝着水煙的手——食指，
一個石灰指甲的那隻。

唔，這鎮上要做的工真太多，可是這鎮上的知識分子又那麼少。大
畢了業——還肯住在這里替地方上做點子事的，祇有他譚九先生一個。他自
從得了一張法學院的文憑之後，就在家裏一直住到如今。而他還打算住下
去。他不像人家那樣要遠走高飛，丟下家鄉的工作不管。現在你看，譬如說
罷，要在這里多找幾個真正頭腦子明白的愛國分子——嗯，就着實不容易。

這里他歎了一口氣。不過他又趕緊聲明，他並不悲觀。他覺得事在人

爲：

『所以——總而言之等我回來再講。我頂多——明日子後日子就回，唔，頂多後日。』

可是他去了四天，五天，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回到鎮上。

『王老師來找我過沒有？』他一家就問。

『來過兩趟，』太太拿個銅面盆替他打熱水，頭也不回地說。『王家坪的王老官也來過兩趟：他要問我們糶穀。』

『冲他娘的夢！——糶穀！』

『真是冲夢！人家收來三百担租——不囤一囤，就這樣輕易糶給你呀？如今這個仗一下子打不完工，穀子囤下去不漲到十塊八塊我就不信！』

做丈夫的橫了他一眼，頂討厭女人在他面前逞聰明。她懂得什麼打仗不打仗，什麼穀價漲不漲！她從他那里檢去了一兩句，倒還在他門口來賤里刮

！他惡狠狠地問：

『你怎麼回復他的，那個王二老官？』

那位太太很得意地挺了挺頸子：

『我啊？——我回他一個絕：沒得穀！哼，他還出到三塊半哩。真是的！我們又不是蠢寶，肯這樣爛便宜糶出去！我講我講——』

『好了好了！』他吼。『我的茶呢我的茶呢？人家忙得要死，吃了茶就要有事去，你倒在這里七嘴八舌？』

這就趕緊撈起袖子，趕緊動手洗臉。事情實在太多。人家都正在那里巴巴地等着他。他很快地在面盆裏吸一口水漱漱口，馬上就把力士肥皂打到毛巾上，使勁擦了起來。一面在嘴裏埋怨着：

『真是要命！這麼大一個鎮——你要多找出幾個有頭腦有眼光的，真是難上加難。你一不到場，聽他們去攪，就攪得一塊爛板板。他們橫直負不得

責任，凡事都要落到他肩靶高頭。……真是該死，他們還算是知識分子哩！」

外面街上的吵聲也顯得很忙亂，好像爲的要時時刻刻提警他譚九先生似的。賣毛粟的小姑娘很性急地在那里喊。可是手推車似乎還嫌她不夠勁，空隆隆一陣蓋過了她的聲音，連屋子都震得抖起來。這裡還隱隱地夾着學校裏孩子們的歌聲，聽去那拍子也格外來得快些。

譚九先生一擦了手巾，就往屋裏走。院子裏那些雞都囁囁地叫着逃開去。巴在地下的綠蒼蠅也吃驚地飛開，在陽光裏掠過——劃一道弧形的金綫。

「他們靠勢等得性急死了，」他對自己說。

一面他想像他們忙得蒼蠅一樣，竄到這裡，竄到那里，可又沒有一點頭緒。他幾乎要笑出聲音來。可是他覺得他如今不必馬上去找王老師，倒是該

等王老師他們自己找上門來。他這就踏進他的書房。

『九嫂，九嫂，』他喊太太。『快些把茶端到這裡來！』

他到牆上掛着的插信袋跟前：把這封信抽出來看看，又抽出了那封。接着又走到那座竹書架跟前，匆匆忙忙檢查了一下：那里還是整整齊齊堆着他從前學裏用的講義。那部厚厚的六法，還有那幾冊『湘軍志』的殘本，都依舊夾在那中間。不過頂上添了兩個月餅盒子——他沒有注意是什麼時候誰放的。書架後面一些老鼠發出悉悉率率的聲音。

隨後他空着手回到桌子邊，躺到那張寶慶皮椅上，左腿攔上了攔手——盪呀盪的。

真忙。一切的工作都得好好計劃一下。他啜一口茶，大聲咂咂嘴。他想這裡得成立一個抗敵大會。鎮裏鎮外的人，都忙得螞蟻似的，跑來跑去，一個個到他家裏來接頭。他們開口閉口總是——

「譚會長，這個路徑要請你老人家的示下。……」

於是他——仍舊要躺在這張寶慶皮椅上，冲天豎起一根食指，有條有理地指示一切事宜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家裏的人也就夠忙的。在廚屋裏燒開水，一蓋碗一蓋碗的熱茶端着往他書房裏送，往茶堂屋裏送。要是有個把抗敵大會的委員或是部長來了，譚九嫂還得親自從滋滋缸裏掏出黃瓜皮南瓜皮之類來擺碟子。……「噫！」他想到這里就把腦袋一搖，好像他頭上有個蒼蠅什麼，要把牠豁掉似的。「接頭的地方——那還不如放在那家小學裏好。」

他要具體想一下——大家忙着的到底是些什麼事，可就模糊起來了。

不過演說總是要演的，他自己的話。將來有什麼事要跟省裏接洽——那當然也是他譚九先生的事。他得拿出一張名片去見省裏的一位委員兼廳長，於是那位廳長就得很客氣地跟他談着抗戰問題，還說不定會問到他關於民衆

動員的問題。唔，民衆動員是很困難的。唔，真困難。

他嘴巴不知不覺動了兩動。他連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——他總想像那位廳長是個帶眼鏡的。

在這書房裏一直坐到吃中飯的時候。有時候他忽然有個衝動——想要寫點兒什麼，把紙鋪到了桌上，那枝小楷羊毫可始終沒給搬動。他打桌上拿過辭源來隨手翻翻。然後又把那冊黃曆看了好一會。

王老師他們爲什麼不來找他呢？難道倒是應該由他們那里去報到麼？難道叫他上衙門一樣，跑到那家小學裏去問候他們麼？

他爲了要報復一下，飯後就出去走了一下午的人家，偏偏不去找王老師他們。連他那個死對頭譚十一太公家裏，他也都去過，那位太公雖然是他的親叔叔，可是他曉得他是個老混蛋。

每逢看見一個熟人，譚九先生就總是談起抗敵工作：

「這工作非做不可：這是我向來的主義。」

一面想着王老師到他家裏找他不到，而一切工作都動不起手來，而跳腳發急，他就快活得心都發癢了。

回到了家裏，他也不問有客來過沒有。反正不用你開口，九嫂就會自動地從頭至尾——告訴你今天來過一些什麼人，她對答了一些什麼話，一些又聰明又能幹的話。

然而這回太太沒有開口。祇在那里打開櫃子找她的頭昏膏藥。

第二天早晨一醒來，就聽見太太在屋子裏掃地，細毛牙子帶着鼻涕在希里呼喚的。

「細毛牙子，細毛牙子！」他叫。『你上學的時候對王老師講一聲，講我回來了，請他來一下子。』

細上他又覺得不妥。要是他們竟不買賬，不來呢？

「哦，我去好了。你告訴他——我今日有事要跟他談。聽見沒有？」

這天太陽不很好。天上糊着一層灰白色的——雲不像雲，霧不像霧，很叫人疑心到這不是一個好日子。到處彷彿都在冒着水蒸汽，又熱又悶。蚊子大概以為這是傍晚時候，嚶嚶嚶地在屋子裏飛着。

譚九先生躊躇了好一會，不知道出門要穿什麼衣才好。他把黃曆拿到手裏，可又不敢翻開來。雖然他絕對不迷信，有些事可總不大放心。要是一看——他今天要幹的事正是遭了忌，那他到底還是出去不出去呢？

可是他用偷偷摸摸的手勢打開來，裝作無意的樣往上面瞟了一眼：那「宜」字下面印上了一大串。他於是怪他自己多事了：

「真是！何必查呢？唔，一個人信了禁忌——反倒礙手礙腳。」

他出門的時候，覺得很輕快。他先到湘源商店裏去打一個轉，這鋪子是他外甥劉長松開的。

『莫泡茶莫泡茶！我沒有工夫久坐，』他很忙地擺擺手。『呃長松，你來，我有講跟你打講。』

劉長松一面叫長松嫂拿煙端茶，一面駝着個背往他譚九舅舅跟前走去，彷彿怕屋樑會碰着他的腦頂似的。

那位九舅舅很謹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眼，然後攤開左手，用一根右手食指在那掌心裏指點着：

『昨日子我跟你講起的那個路徑——我想決計要派你一個工作。抗敵大會一成立起來，事情是一定有你當的。你是我的人：我總照拂你就是，你放心。況且你呢——唔，初中畢了一個業，論程度——論程度——此所以——總而言之你也可以算是一個知識分子。……』

長松嫂端出一盞碗茶來，忍不住要問：

『九舅舅，你老人家看了報沒有？上海那路打得怎樣了？』

「上海那路——唔，」譚九先生打了莫明其妙的手勢，點了點頭。又把視線回到了劉長松臉上。「我們鎮上自然也要做工作，此所以——我自然少不了你。橫豎他們也不過是些師範生，你當他們是什麼好腳色嘅！……我啊，是這樣：你們推我出來，那我不客氣，我就要用我的親信來做事，「舉賢不避親」。這是我向來的主義。你看早年文正公，他老人家——」

這里他接過長松嫂敬他的一支紙煙來，點上了火。他好像給煙燻得有點不好受似的，輕輕皺着眉，霎了霎眼睛。於是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，極其莊重地談了起來。

不錯，當年文正公也是在家鄉工作。他老人家是個翰林公，就等於如今一個大學畢業生。此所以地方上一辦團練，當然就要推他老人家出來主持。不過——譚九先生一說到這里，忽然把聲音放低了：

『論資格的話，自然沒得第二個人。不過——不過——他老人家手底下要是沒得幾個人，那也攪不出來。天下的事情都是這樣一個理。』

他稍爲點了點頭，架勢要走，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：

『總而言之——你的工作我一定派你一個，不成問題。不過你千萬莫講出去哪，曉得吧，千萬！』

這麼一交代了個清楚之後，他就頭也不回的搖搖擺擺出去了，轉一個灣，到了清風閣茶店。他挺着頸子站在那里，眯着一雙眼，往這些茶客裏找一個什麼人。

等到他發覺茶店老闆在這裡恭恭敬敬向他打招呼，他就使頭部稍爲動了一下：

『梅十刨子不在這裡？』

『他老人家在裏頭打「跑和子」。九先生進去看下子不？』